
明史

明史卷二百七十九　列傳一百三十

張翀　劉濟　安磐

張漢卿　王時柯　余翱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引疾歸久之起戶科世宗即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初詔禁之不許翀上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羅致他物所至生擾萬一四方効尤爭進珍奇何所底極願陛下信守前詔毋墮奸謀不聽寧夏歲貢紅花大

為軍民害內外鎮守官恣任率貢馬謝恩聊謂皆非
令典宜罷帝雖是其言然不能從尋既言中官出鎮
非太祖太宗舊制由景帝遭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詔
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聞然如往歲
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不能察奏反助為逆由此
言之內臣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
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非惟無益適以敗事不可
不亟罷者也累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紫禁之
內待祠繁與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
儀賞賚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

崔文業自分惡無所逞挾邪術爲嘗試之計而陛下爲其惑弄覩旌墮揚行香拜謁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陛下負好鬼之誘而已得律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群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不但少少虧損而已也竊計陛下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讜言而不欲遠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閨幃其間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由是息於日講罷於召對政令多僻頗篠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大以齋醮爲足恃而慾欲於宮壼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於邪妄之

術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四月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應天以實不以文非可徒務修省之名飾祭告之具已也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壼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减而取允戴保奏添鎮臣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於閻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於監門之群咻是陛下之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陛下之民不可謂不失職也至於兩宮營

運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糜財十百至令村落荒凉轉徙未復死亡枕藉之狀陛下不得而見呻吟號歎之聲陛下不得而聞也是陛下之宮壼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封女寵於册后之先莊奉肅奉之名聯珠稱於亂母之列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内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陛下之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銑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没之律極惡之鵬鎧容衍請託而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閔節通而於喜竟漏於禁網是左右之苞苴不可

謂不行也獻廟主祀歷府部之議而用王棍詖佞之謀重臣批答之體貌之宜而入群小碁間之論或譖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讒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中外之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命中官督蘇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翀復偕仝官張原等力爭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群小雖已用事而正論猶伸翀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聞不罪也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銳

意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聊復偕仝官力諫帝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始奪俸既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爭內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柟鄒守益之下獄也聊等抗疏救及張璁桂萼赴召至聊與給事三十餘人連章言陛下召二人至萼稱疾不出璁數日後始朝見其恣肆若此自二臣進言以來爭皇爭考紛紛不已萬一陛下惑於其說繼我孝皇歆饗不可知其如母后之心何其如天下臣民之心何兩人賦性奸邪立心陰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據其見何止冷褒段猶推其究不異於章惇蔡卞

望亟出之為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納時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為伯考珊等憂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賑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珊等乃取廷臣劾蕚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而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撲殺之璁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珊等附義罔忠反進兩人為學士是時群情愈急廷臣相顧駭嘆不知所出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諸臣益可計七月戊寅相率伏左順門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

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為首者八人於詔獄瑚與馬録
杖於廷謫戍瞿塘衛而孝宗竟改稱伯考如瑚等指
矣居戍所十餘年以東宮冊立恩赦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
吏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
陳逵不職吏部請黜之帝不許濟言陛下深居九重
二臣賢否何由知之未有巡撫劾其不職吏部言其
當罷而内旨留之有卒不省十二年冬帝幸宣府明
年幸榆林濟皆疏請回鑾詔封許泰江彬伯爵又與
仝官力争皆不報世宗即位出核甘肅邊餉奏革涼

州分守中官及永昌新添遊兵再還工科左給事中
嘉靖改元進刑科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
濟疏救不許時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
逆論斬鵬等賄緣中人冀脫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
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旰再請而後行
刑則已薄暮外非與衆棄之之意也乞自今三請之
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率陛下斷在勿疑
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果緩決欽後竟以中旨免死
濟力爭不聽故事廠衛者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
科簽發駕帖至是千户白壽齎帖至濟索原奏壽執

不與濟亦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訟濟議中官崔文家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懇移之鎮撫齊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隆嗾亂軍殺巡撫許銘遣官覆勘時隆已逮入都營求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帝從其言暉奪職隆往受訊竟伏辜定國公徐光祚規占民田嗾灤州民趙紀訐前永平知府郭九皋於東廠太監芮景賢主之緹騎逮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賢復劾其違禁擅從與御史黃國用皆逮下詔獄戍

最而論國用法司爭之不得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權臣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自錦衣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羅織於告密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旨從內降大臣初不與知其為聖政累非淺鮮也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數兄弟奸黨亂政論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顧一律罪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三年七月后父陳萬言家奴何璽毆人至死帝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為幸乃并釋璽等

是朝廷之法不行於戚畹之家奴也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倖相枝拄直聲震中外而帝竟不能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前疏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淛陳逅季本郎中林應驄不聽既而遂諸朝臣伏哭左順門與諸曹一百三十有四人同受杖闕廷越十二日以濟等倡衆為首再杖之謫濟戍遼東十六年冊立皇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

太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末進士改庶吉士正德

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謚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諍事得且止嘉靖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磐偕仝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摭拾細事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內外臣奸若張忠劉養章霦魏彬王瓊寧杲等皆幸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

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爲錦
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户張儀素奸狡以
附中人張鋭黜章而御史楊百之忽爲訟寃言儀嘗
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同勸鋭郤其餽遺令鋭以是
免死而儀功不録無以示報疏出舉朝駭異磐疏言
百之憸邪陽爲儀遊説而陰與鋭交關爲再起地宜
加顯斥百之情得度無以自解誣磐同請屬不行挾
私行譖事下所司吏部尚書喬宇等不直百之議加
黜罰而刑部難之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
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百之遂倖免未幾以災異請

帝御經筵咨詢輔弼約宮中用度時帝頻與齋醮磬又抗言齋醮禱祠非二氏本旨其徒假以惑世者也曩武宗爲左右所蠱於是命番僧鎖南綽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皆陛下所見聞自劉允被而鎖南囚天下服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服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服陛下之儉宮掖清而小人伏天下服陛下之威奈何甫及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然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按文鍾鼓廝役貪黷冒遷陛下既經降黜仍營求還職導陛

下至此使陛下失其所謂明喪其所謂聖忘其所謂
儉損其所謂威貽譏天下後世皆文爲之臣謂文可
斬也文之意本以嘗試陛下陛下既爲所動欲行香
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跪則又從之臣恐無已
則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財無已則導以遊幸導
以土木導以征伐文等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
故曰文可斬也疏入但報聞而已戶部主事羅洪載
以杖錦衣百戶張瑾下詔獄磐與同官張漢卿張遠
葛鳴等請付之法司皆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香
於七月下旬磐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爲在室孫

女眷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四拜禮
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亦當革正帝以遺旨格之相
見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譬上言
邦奇等在正德之世貪饕搏噬有若豺狼其捕奸盜
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
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
從四出搜愚民詭異之言或購奸細潛行誘愚民獨
勒之教然後從而擒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
年內死者填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其
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何為者哉

且陛下今日秋已涣之人心莫將危之國脉者實在
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捱背一朝壊之則奸人群䏌環
立讒起隄防潰决不知所紀極矣且嚴加究治用絶
禍源帝不能從其後邪奇卒爲大厲如璧言帝之辟
召席書桂蕚等也璧以其邪説請斥之以謝天下且
言今欲别立一廟於大内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
矣夫孝宗旣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
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説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
兵科都給事中以率衆伏闕再受杖除名爲民卒於
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徵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慎刑獄三事深切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仝官伏闕力諫及世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恤宣府軍民漢卿言大同疲困已極不宜獨遺帝併發十三萬恤之尋遷戶科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仝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勅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

司再三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夫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剏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令馬俊趙霦侍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從議者請盡還之民嚴罪俊霦爲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既又乞莊田內官吳勳等請督蘇杭織造漢卿皆與全官極諫俱不納三年正月應天諸府大旱帝俞戶部請將粥淮浙餘鹽及所沒產易銀賑之漢卿言饑民剩不及夕易銀事緩非發帑金不可帝從其言爲發銀十五萬未幾復偕全官奏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

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
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織
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
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
小民不足彼將安取哉今東南洊饑民至骨肉相食
而搜括之令頻行臣等竊以為不可報聞時席書以
迎合得上眷方驛召為禮部尚書漢卿劾其賑濟無
方反傷民命乞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
難行漢卿言竟不罪也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
言不可至是又倡衆伏闕兩受杖斥為民二十年言

官邪如默賈準等會薦天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復召
王時柯字數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
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陞美官
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遷章論劾實出至公今佞人
超遷而群賢獲罪恐海內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願
採忠讜之言消朋比之禍特寬蕙而聽席書方獻夫
辭職除張璁桂萼別任則是非不謬人情悅服忤旨
切責未幾有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疏爭大
禮居首者余翱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
年為御史劾司禮太監張佐蒙滸罪帝不問明年七

月與時柯等伏闕廷杖戍邊居戍所二十四年以皇子生肆赦始釋還穆宗即位時柯翔皆復官贈時光祿少卿

論曰嘉靖之初谷馬餘孽尚在一時新政旦夕更張諸臣觧衣危論重懷履傷之憂非過計也至大禮議起至貴爭勝死徙狼籍而言路塞矣自是茂視臣下誅戮隷官煬竈召神靈蕁僞闕豈獨暴君驕主之過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明史卷二百八十　　列傳一百三十一

馬錄　唐樞　程啓充

鄭一鵬　張逵　劉琦　盧瓊　沈漢　王科

杜鸞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固安知縣居官廉明後盜襲破其縣錄被執見署舍無長物乃得釋八年徵為御史久之按江南諸府世宗即位疏言江南之民最苦糧長聞僉役即逃匿詢其故謂輸糧內府率一石而費四五石其他內官監酒醋局供應庫以至軍器胖襖顏料之類亦輸內府者為弊

皆然乞嚴加禁治章下戶部侍郎秦金等請從錄言
命石加耗一斗毋許苛求著為令未幾中官邵恩復
請加耗五石或八斗金等劾其驗格罷書事遂寢中
官黃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欺誑詔遣之逮及者五
百餘人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事皆屬之祈
以百餘年來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張銳張雄
輩蠱惑聖聰動遣錦衣官校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
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使中外驚疑會給事中許
復禮等亦以為言獄得少解嘉靖二年大計天下庶
官被黜者多攻訐撫按以錄言禁止汪等趨皆三遣

錄請含寃而冊錫霈宥聽五年出按山南而妖賊李
福達獄起福達者嶧人初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
丹衛逃還更名昇為清軍御史所劾再戍山海衛復
逃居洺州[illegible]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
進祿拒捕伏誅福達先還家得免又更姓名曰李寰
挾重貲為富人往來徐濟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
子大仁大義大禮皆冒京師匠籍用黃白術干武定
侯郭勛勛大喜會其仇薛良訟于[illegible][illegible]按問得實復
繳取洛川父老故識福達者雜群之並縛福達遣于
求救於勛勛為移書錄祈免錄不從僭恐撫江湖其

徼以聞且劾劭庇奸亂法章下六察院都御史聶賢等覆如錄奏力言劭黨護韋罪詔福建審奇論死妻女為奴沒其產贄劭對狀劭自陳伏罪帝方眷劭置不問會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程輅常泰劉琦鄭自璧趙廷瑞沈漢秦祐張逵陳皋謨御史程啟充盧瓊邵豳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王獻郎事林鶯刑部郎中劉仕主事唐樞交章劾劭劭亦懼疏屢辨謂以議禮故犯眾怒欲借此殺臣帝心動劭復乞張璁桂萼為援璁萼素惡廷臣攻己亦欲借是舒宿憤乃令諜為蜚語聞於帝謂諸臣內外交結借

端陷勛將漸及諸據積者逞志自快帝深入其言而外廷不知也故勛益惡帝益疑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訊就又命會文武大臣更訊之皆無異辭帝益怒將親訊以楊一清言而止仍下廷鞫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改擬妖言律斬帝猶怒令法司具獄罪辨事而遣官校械錄潮及前問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等時璋珏已遷都御史璋巡撫寧夏珏巡撫甘肅皆徵還訊乃反前獄抵良誣告罪帝以罪案奏錄怒甚命璁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而盡下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啟左

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莊僉都御史張瀾大理卿
湯沐少卿徐文華顧佖奉敕往鞫獄使嚴刑推問遂
搜錄篋得大學士費詠都御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
楷御史張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致仕去仲賢等
亦下獄荃等上言給事琦泰郎中仕三人聲勢相倚
挾私彈事彼使錄殺人給事中科一鵬祐藹輪釋寧
驚御史鳴鳳壯雄扶同妄奏助成奸惡給事中達對
史世雖方韋寅就死得誣劾謀逆率眾連名同聲罵
禍郎中司馬相安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近來
言官締黨求勝自相戕賊公卿外則草菅司屬任情

恣肆橫殆非一日[illegible]矣奮乾斷彰國法苟非然者齊
殺大臣骨繫獄爲朋黨小人猶得趨蹌于朝何以服
天下帝納其言舉下諸人獄收繫南京刑部先是廷
臣會訊太僕卿汪元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此獄
已得情何尊鞫爲偵者告等以聞亦命逮繫等等盡
肆搒掠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等等乃定爰書言
賞非福逮繫錄等根勘搆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
帝悉從其言由是謫戍極邊遇赦不宥者五人璋珏
輪蜀前山西副使遠大理少卿文華謫戍邊衛者七
人琦達泰瓊啓充仕及知州胡偉爲民者十一人贊科

一鵬祐漢輅世魁濬鳴鳳相鸞芊麟閔任者十七人順壽玉啓潮文莊沐淞訓充錫才楷仲黎澗英壯雄前大理丞遷僉都御史毛伯溫其餘悉遞按逮問革職者副使周宣等僅五人良擬死衆謫皆戍而福達還職錄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徙帝以為輕欲坐以姦黨律斬萼等謂張寅未死而錄代之死恐天下不[illegible]宜永戍煙瘴地令緣及子孫乃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帝意猶未慊語楊一清等曰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從舜與罰弗及嗣之意一清因祖宗制律具有成法錄罪不中死律若法外用刑吏將緣為

奸人無所措手足矣帝不得已從之璁萼等平反有功勞諭之文華殿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誥命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至十六年皇子生肆赦諸謫戍者俱釋還惟錄不赦竟卒寔感所賢長壽人起家進士嘗爲御史擢尚清操既罷官越五年用薦起工部尚書改刑部尚書致仕卒謚榮襄四十五年正月四川大盜蔡伯貫就禽自言學妖術于山西李同所司檄山西捕同下獄同供為李午之孫大禮之子世習白蓮教假稱唐裔惑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異同竟伏誅暨穆宗

卯侍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前[illegible]慘烈郭勛世受國恩乃黨巨盜陷朝紳而職拒要者衆其順指鍛鍊周內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禍可勝言哉乞追奪勛等官爵優恤馬錄諸人以作忠良之氣從之由是諸人皆復職贈官錄贈太僕少卿福達獄始[illegible]

唐樞字惟中歸安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明年四月言官以李福達獄交劾郭勛然不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近者李福達之事陛下駁勘再三誠古帝王欽恤盛心奈何律度負陛下欺歎春秋其撓諸

捜者溷其説用位者鍼異曰畏威者攀其辭訪緝者淆其真是以陛下思慮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衷矜而全辟矣竊惟陛下之疑有六謂謀反重情不宜輕加於斷疑一也謂天下人形貌容有相似二也謂韓良思言非可聽三也謂李珏之初勝明悉鬱也謂臣下黨以傾鄭勁五也謂呼洛諸縣攀佐皆攀人六也臻得一一辨之福達之出也始而王良李鐵縱之其意何爲繼而惠慶卿進祿等飾之其傳何事李鐵漢十月下旬誓約其行何求我有兵分數語其情何謀太上元天垂文秘書典籍何指劫奪攻城

張旗拜爵羅成于進祿等其原何曾識狀誅于前進祿敗露于後反狀甚明故陝西之人曰軍藏山西之人曰可殺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不必疑也且福達之形最易辨識或取驗于頸先或證辨于鄉音如李三等從李三是其族識之矣發于戚廣之妻之口趣其孫識之矣始認于杜文佳是其姻識之矣質證于韓良相李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鄧王宗美是鄜州主人識之矣再言于邵總美宗旬成是洛川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山陝道路之人皆識之

矣此又不必疑也薛良牒恐誠非善人至於所言張寅之即福建即李奇實有明據不得以人廢言况福建踪跡譎密黠慧過人人咸墮其術中非良之狡猾亦不能發彼劣陰私也從來發摘告訐之事原不必出之敦厚誠樸之人此不當疑也是時李旺因見薛良非善人必見李福建無龍虎形硃砂字又見五臺縣張子真戶內實有張寅父子又見崞縣左廂都無李伏答李午名逃苟且定案輕縱元兇殊不知五臺自嘉靖元年黃冊始收寅父子忽從何來納粟拜官其爲素封必非一日之積前此何以隱漏崞縣縣在城

坊既有李伏答乃於左廂都追察獲李午為真名求其實址何可得耶則軍籍之無考何足據也況福建既有妖術則龍虎形硃砂字安知非前此假之以惑衆後此去之以避罪亦不可盡謂薛良之誣矣此又不當疑也京師之自四方來者不止一福建既改名張寅又衣冠形貌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理之常有也其為妖賊餘黨亦意料所不能及也在勛自有可居之過在陛下既宏議貴之恩諸臣縱有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不用疑也鞫獄者口誣必言所誣何因曰讐必言所讐何事若曰薛良仇也則一

切鑾佐非仇也曰韓良相戚賡仇也則高尚鄭丕孔石文舉非仇也曰魏泰劉永振仇也則今布按府縣官非仇也曰山陝人仇也則京師道路之人非仇也此又不用疑也望陛下六疑盡釋大振乾綱明正福達之罪黜群邪屏跡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即斥為民其後欽定大獄錄覓置樞疏不載樞少即慕[illegible]贊之學後受業于湛若水深造實踐以自得為宗四方從遊者衆監司為闢一菴書院居之學者稱為一菴先生樞留心經世畧遍歷九邊及越蜀滇黔凡險阻阨塞無不覩歷躋攀茹草至老不衰隆慶初復官以

年老加秩致仕會高拱嫉徐階謂階[illegible]典先朝建言諸臣乃章先帝之過請悉停之根竟不獲如恩

程啓充字以道嘉定州人正德初進士除三原知縣課最入為御史將發侍子弟家人濫冒軍功有旨都督賜蟒玉者啓充上言定制軍職授官悉準首功合省侍門大啓有買功冒功寄名冒名併功之弊權姦之家賄軍士金帛以易所獲之級是謂買功衛鋒斬馘者甲也而乙取之甚者殺平民以為賊是謂冒功身不出門閭而名隸行伍是謂寄名賄求掾史洗補文冊是謂冒名至有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不出京師

而東西南朔四處報功者按名累級聚敘崇階是謂
併功此皆壞祖宗之法解將士之體危勸所司嚴為
察革帝不能用十七年正旦群臣侍漏入賀日晡禮
始成及散朝已昏夜衆擠履奔趨而出前仆後踐立
相踐蹈有將軍趙朗者竟死于禁門其僕失屍毀家
相對以得生為幸而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
僕求其主喧動街市聲徹殿廷參瘞具奏其狀請帝
昧爽視朝屏宴遊崇儉畏以圖明作之治不報都督
馬昂女弟已任身進之帝帝嬖之甚臺諫交章請出
之不聽吳亮偕諸御史抗言曰內寵為嬖是為女戎

外寵為倖是為男戎近馬昂以懷孕女弟潛納西內臣等昧死有言未嘗捄納毋乃以是為諱而不敢言與陛下始者之寵蓋由人言致惑實不知也既已知矣尚可留之宮禁哉况昂驕淫桀橫而濟之以奸其女弟柔佞多能而乘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於一家天下之勢大有可憂者矣亦不報既而極陳冗官冗兵冗費之弊乞通行革罷吏部請從其言帝不省先是騰驤四衛軍改編各衛者既奉詔撤回而各衛遺籍仍支糧如故又查光祿糧五斗加至施斗者糜倉儲粟八十七萬餘石騰冒狀言耗蠹宜者由是罪矣

禁絶以憂歸世宗即位甫起故官即爭興獻帝皇號嘉靖元年正月郊祀方畢清寧宮小房火瑩充極言災及內寢剝牀以膚良由狗情之禮有戾天常僭逼之名深乖典則輔臣執議禮臣建明不能敵經生之邪說佞倖之徒肆勸假母后以箝天下之口而廢百代之典章臣謂不正大禮不黜邪說所謂修省皆具文也況邇者閹事漸擅勸學已廢旨由中出而內閣不知奸黨獄成而內為庇護諫臣所逐耳目有壅蔽之虞大臣疏遠腹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委之宦官邇臣貪濁頻有遷除遣帥

僧師不聞譴斥莊田之賞賚過多濫歸之乞恩未已
此皆臣等昧於糾繩致茲多戾伏望陛下仰畏天明
俯察衆聽敦一本之孝齊宮府之體親大臣廣庶政
以回災變天下幸甚報聞尋出按江西先是宸濠遣
蕭敬張銳陸完書欲亟去孫燧云代者湯沐梁宸曹
其次王守仁亦可隨充得其稿因論敬銳等罪并言
守仁素黨逆宜追奪給事中汪應軫主事陸澄並論
守仁功且言逆濠私書有詔焚數落究不宜据摭彼
勞臣群議御史向信因勘應軫與守仁同郡澄其門
生棄蔽欺罔當罪給事中張原亦請斥蕭敬帝皆不

問六年帝從太監梁棟請遣中官督南京織造工部執奏不從啓充偕同官及科臣張嵩等極言天象示異水旱爲災小民愁苦江南尤甚且遣去之官非廉不得若不貪黷無以償之雖欲責其安靜亦不可得望即賜停止毋爲民累帝不納啓充嘗以塞詔忤帝旨張璁桂萼等惡之會郭勛以庇李福達爲啓充所劾璁桂因指啓充挾私彈射謫戍遼衛十六年遇赦放還言者交薦竟不復用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鄭一鵬字九萬莆田人正德末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初授戶科給事中御史曹嘉論大學士楊廷和因言

內閣之柄太重一鵬駁之曰太宗始設內閣簡解縉等七人日侍顧問商論政事至漏下數十刻始退自陛下紹位大臣蒙宣召者有幾亦有以忠讜之論而疎左右如祖宗時者乎往年張銳魏彬之徒獻帝進崇之議陛下未嘗召廷和等面論使禮樂刑罰往往由中所擬旨內多更定此未可謂之責也時中官崔文以邪術誘帝帝為所惑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以及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莫不有之一鵬奏言禱祠繁興侈太平之業失天下之望挾此術者必魏彬張銳餘黨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

曩臣巡視光祿見以齋醮蔬食之費為錢萬有八千以月計之不知幾百萬也今天災頻降京師道殣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而不得食陛下忍斂民怨而不忍傷佞倖之心忍拂元臣弼士之諫而不忍違僧道之請此臣所未解也報聞光祿寺日進宮中食若獻留不出一鵬請撿發以省浮費會寺卿亦以為言報可東廠理刑千戶閻淳坐受賕拷人至死當論戍淳經營脫罪弄詔獄案改擬帶俸一鵬與御史李東等執奏并劾刑部侍郎孟鳳鳳自劾求退帝留之淳竟獲免給事中鄧繼曾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並以

言獲罪一鵬皆踐救害以宮中用度日奢其言各宮日進月進數倍於天順時今歲支用缺往往借支太倉而清寧仁壽未央諸宮每有羸積率饋遺咸罪此徒總害益奢曷若留供光祿暨母后德乾清坤寧二宮供奉亦請初監寺量撥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賜也帝感其言命乾清坤寧二宮暫撥十之一述臺貢獅哥兩牛兩狗西馬及珠玉諸物邊臣以聞一鵬與言遠者既非常貢之國而獅子諸獸又陛下初年所却者也況物非土性畜須蕃久使此異言異服起處出入宮庭既傷國體且耗財用其他珊瑚玉石諸

物不避饑寒將安用之或謂一郡其貢恐沮遠人之
心臣竊謂不然周穆王受白狼白鹿而荒服不至漢
時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宜勅邊臣量行賞賚
遣之還國勿使入京用章朝廷不寶遠物盛德帝不
能用尋與廷臣伏闕爭大禮同杖於廷四年侍郎胡
瓚都督魯綱督師大同還列上功狀言文武大臣臺
諫部曹協謀定議各邊撫按鎮監遞爲聲援宜以次
受賞一鵬言桂勇誅郭鑑等在瓚未至之先徐氈兒
等之誅事由朱振於瓚無與瓚等欲邀功冒賞懷衆
口非議乃請并叙以媚之夫自大同構難大臣臺諫

誼爲陛下畫二策者孤城窮寇尚多邊難各邊撫鎮相去數千里安在其能犄角也請治璘等欺罔罪令御史蕭一中亦言之帝乃詰責璘等賞遂不行時諸臣進言多獲譴而一鵬間得俞旨益發舒言事無後同忌兵部推楊宏爲寧夏總兵官一鵬言宏貪婪奮兢不宜用席書以弟編修春出爲僉事力訐書宏得留爲修撰一鵬劾書以私廢公都御史王憲鄧璋代楊一清制三邊一鵬言憲夤緣貴近璋嘗敗事甘肅不宜復舉又疏陳經筵三事極言服闋尚書羅欽順請告祭酒魯鐸被謫修撰呂柟洎賢行請召置講筵

雖言不盡行發直聲動天下武定侯郭勛居鄰虎賁左衛欲得之廣其第使指揮王琬等詰工部言衛獄隘不延居吏出有民鄭順者自願易之以宅工部不疑其詐奏請詰之然順實勛家奴其宅更狹隘於是一鵬與同官張嵩劾勛以徵宅易公署驕縱罔上昔竇憲攻沁水園卒以逆誅勛謀奪朝廷武衛其惡甚延憲比乃部臣附勢曲從衛弁畏威妄請兵馬司依違劾報革宜坐罪尚書趙璜等因自劾認還所易餘不問時廷臣乞省親養疾者一切不許一鵬言人君御臣以禮恤臣之私令不聽群臣請恩難陛下切於

用人然於教孝之道未備臣恐浸淫成俗將至遺棄
君親惟富貴利祿是鶩非細故也章下所司再遷夫
升左給事中既而郭勛庇李福達一鵬復疏劾桂
萼張璁因坐一鵬按問妄奏下獄考掠除名二十年
九廟災言官會薦天下遺賢及一鵬竟不復召久[illegible]
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少卿
張達字懋登餘姚人正德末進士改庶吉士嘉靖元
年授刑科給事中滁州判官丈道光為給事中坐訐
大學士楊廷和下獄尚書彭澤又誣道横議違上旨
達以諫官言事本許風聞可也至欲倒持政柄而殺

内閣之權浸然驕踰大臣當存體貌固也至欲因陵廢食而箝宦官之口臣皆不知其何見也且今日大臣未嘗面對臣方憂腹心之任不專而論者以為太重言官罕承俞旨臣方憂耳目之司失職而説者以為横行嗚呼衣冠之士自相譏訐因一事之失而傷莫大之體此有識之共所為仰屋竊嘆也已而疏言陛下臨馭之初國是大定今舉動遂漸乖違昔周穆王唐太宗皆始勤終怠為後世譏然猶服勤二十年未有若今日詔墨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弊端旋獲者也請畧舉一二言之先朝嘗建新寺崇佛

赦矣而今日則群醜繫與先朝嘗發群小黜傳乞矣而今日則爵賞無紀先朝嘗頒內降疏輔弼矣今頭事之不関于宰執者非一也先朝嘗棄法司脫大獄矣今刑罰之不行于貴近者何多也臺諫會奏而特為潰擾大臣執法而對以回奏至如崔元封侯蔣輪市寵陳萬言乞賜第先朝責戚未有若是之恩倖也廖鵬縱死劉暉得官李隆復遣官勘問先朝罪人未有若是之倖縱也願陛下絕嗜欲之妄無以急情委政柄勤學問之功無使奸邪竊朝權而一反目前之所為不勝幸甚報聞給事中劉最鄧繼曾譚官遠抗

屍擁救不聽尋以伏闕爭大禮下獄廷杖時世宗厭
惡言官動遭譴責遂於四年十一月上疏曰近廷臣
所上封事陛下批答必曰已有旨處置是已行者不
可言也曰尚議處未定是未行者不可言也二者不
言則是終無可言也且令日之言者已非陛下初政
時比矣初年事之大者既會疏公言之又各疏獨言
之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為愧近者不
然會疏則刪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舉纖微以塞
責一不索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為幸潛消讜直之
氣漸長循默之風甚非朝廷福也章下所司明年進

右給事中提督京營武定侯郭勛以奸相[illegible]為奧援科道王科陳察所劾帝慰留勛遂與同官鄭自璧趙廷瑞抗章言勛倚奸成橫用酷濟貪羅絡貨資漁獵營伍為妖賊李福達請屬為逆黨陸完雪冤近言宿奕論臣等以為罷斥無疑乃蒙溫旨諭留是旌之使縱也疏復疏言福達誑惑愚民擁兵犯順勛黨叛逆背君父罪不容誅乞逮問如律皆不聽尋以言事忤旨黜為吳江縣丞勛憾之不置必欲害之遂坐福達獄逮問謫戍遼東邊衛居戍所將十載母死不得歸哀痛而卒穆宗初贈光祿少卿與逵同以大獄戍邊

者洛川劉琦浮梁盧瓊琦字廷珍正德九年進士嘉靖初由行人擢兵科給事中以災異疏陳親賢去邪仁民恤軍選將信賞明罰七事且請衛大臣為腹心任言路為耳目以答天戒時給京軍冬衣布棉往往過期琦以為非未寒授衣之意請自今毋後時詔從之即命琦給散因條上侵漁十一弊請旨嚴禁軍皆感悅先是李福達亡命洛川即琦鄉縣琦知之甚悉後福達事覺琦疏陳顛末因劾郭勛黨逆又與御史張問行劾勛侵盜草場租銀皆不問既而馬錄獄具坐琦佐使故人下獄謫戍瀋陽閱十年遇赦免歸卒

瓊字獻卿正德六年進士由固始知縣召為御史世宗即位疏請盡撤天下鎮守中官尋言興獻王稱號宜速允廷臣公議加張璁黜罰嘉靖改元上言景皇帝撥亂反正有大功于宗社而實錄猶稱郕戾王數皇帝深仁厚澤為奇成令主而實錄成於焦芳承手是非顛倒乞詔儒臣改撰帝紀但命敘皇帝實錄所紀有不當史官隨事辯白之出按畿府長蘆海灘地六十里有灶戶買占歲得鹽利十餘萬引以瓊言稅十之巡補逃亡豁額將桂萼得志以璁謀先嘗排己深疾之六年考察京官璁復上言楊廷和廣樹私黨

繫獄下者六年命章次第斥逐遣折猶在言路已
徵憲宗朝故事令科道互相糾劾時帝亦厭言官可
其奏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等疏具疏爭之瓊與閣
官劉隅等亦言交相批抵閒攻訐之門滋報復之計
非盛世事帝切責俊民等且趣之俊民隅等請委吏
部都察院評議帝命奪俊民隅俸五月瓊等奪三月
而命部院考之既而瓊劾郭勛曲庇叛人坐挾私彈
劾謫戍遇赦還卒隆慶初琦瓊俱贈光祿少卿
沈漢字宗海吳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刑科給事
中中官高俊王堂坐罪廢斥至是自南京召至將叙

用漢疏章論止之政元詔書蠲四方逋稅錄以民間
已納者多徒飽吏橐請已徵未解者許作來年正額
又宦近籍沒奸黨貲不下數千萬請悉發以補歲入
不足之數並見采納興獻帝議加皇號漢疏陳不可
嘉靖二年以災異奏陳時政缺失指斥甚切及刑部
尚書林俊去位復抗章爭之天下翕然稱漢敢言户
部郎中牟泰坐吏盜官帑下詔獄取官漢言吏爲奸
利在泰未任之前今事敗而泰發之泰固無罪也請
還舊職因極言刑獄宜付法司毋委之鎮撫不納霍
韜欲變易官制漢疏斥其擾亂而張寅獄起執法太

遜陛下夫漢抗言祖宗之法不可壞權倖之漸不可長太息不可屢缺賦不可數遂并漢收繫除其名家居三十年卒晉霖璟贊琦琥珣皆進士顯名璟萬曆中為吏部員外郎上疏為王恭妃請號封忤旨降行以司正遷光祿丞天啟初贈少卿贊江西按察僉事琦禮部主事琥山東按察副使珣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漢同官以大獄除名者有王科字進卿涉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藍田知縣縣城隘且無水科導西山水入城拓而廣之遂為望邑毀境內淫祠以其材修學宮官廨及先賢祠堂嘗感夢命城門守者遇游

僧番送縣居無何累得僧十餘輩科察其貲累盈一
人泣下曰我婦人也為群僧所掠幸公脫我諸僧遂
伏法嘉靖四年徵為工科給事中寄論兵部尚書金
獻民兩征無功固原總兵官趙文寧夏總兵官种勛
琥冠大事不言三司首領州縣佐貳以秩卑為上官
所輕棄放率貪冒不自惜宜令正官各舉所知擇其
廉能者稍加拔擢使得自展盡諸邊財計之職不宜
以處下考有物議者鹽運司官有廉名當加遷敘所
司皆覆從之遣內官織造陝西科力言其擾民尋奉
命同御史陳察閱視京營劾奏郭勛尋權罔利侵牟

場租銀數萬占用軍匠膳保屬官任奸人郭彪鄭嚮等為腹心剋軍害民皆不報大獄起科又劾勛遂下獄削籍隆慶初與漢俱贈太常少卿方諸臣之被罪也舉朝皆知其冤莫敢白踰月南京御史吳彥獨抗章辨冤之上怒斥彥于外已而御史張祿言張寅之獄陛下震怒加譴比獄成陛下益疑言官益畏以言為諱者數月矣不少霽天威開諭至誠導之獻納臣恐忠貞之士從而解體也忤旨切讓自是無敢言者至十一年桂萼已死張璁亦免相彝賢毛伯溫始獲起用其後張潤汪玄錫李玨閔楷亦相繼敘錄而基

諫曹郎竟無一人召復者
杜鸞字羽文陝西咸寧人正德末進士授大理評事
嘉靖初偕廷臣伏闕争大禮杖午門外先是長沙賊
李鑑與父華流劫村聚華誅鑑得脫後鑑復行劫名
捕獲之席書時撫湖廣劾知府宋卿故入鑑帝遣大
臣按之言鑑為盜有狀帝命逮鑑至京師書上言臣
以議禮忤朝臣故問官故與臣阻盡出卿罪而歸罪
於鑑乞勅法司會官覆覈於是鸞會御史蘇恩再訊
無異詞疏言鑑殺官兵掠民財火民居罪浮他盜倍
當以死猶為輕兆書以恚卿故搬為奏辯且以議禮

為言大大禮之議發于聖孝書偶以一言當意動援此以挾陛下壓群僚壞亂政體莫此為甚惟陛下系其操周亟置鑑重典刑部請再下湖廣覆勘帝重違書意竟免鑑死戍遼東已復有張寅之獄會鞫時鸞與刑部郎中司馬相御史高世魁司其牘鸞上言往者李鑑之獄陛下徇席書之言誤恩廢法權倖遂以鬻獄為常請託無忌今勛之謀又將成矣書曰以議禮招怨勛亦曰以議禮招怨書曰欲殺鑑以仇臣勛亦曰欲殺寅以仇臣簧鼓聖聽如出一口以陛下尊親之盛典為奸邪掩覆之深謀將使賄賂公行亂賊

援據非聖朝之福也不納已而桂萼等力反前獄驚坐除名始書之欲寬李鑑也給事中管律上言比言事者毎假借議禮爲詞或乞休或引罪或爲人辯愬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動必援引牽附何哉蓋小人之情欲中傷人則以爲非此不足激陛下怒而欲自同其寵又非此不足得陛下歡故也乞嚴行誡諭自今言事者皆據事直陳毋妄有假借以俯累聖德帝是其言令都察院曉示百官越二日御史李儀以世廟成請郵録議禮議罪諸臣且謂通來群臣或擠排善類或翻異成獄或變亂朝章動引議禮爲言實亂志

邪變消國是從公死黨之勢自此成矣臣謂宜詳察
是非向之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
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消持衡有準則
大公之治也未幾給事中陳棐謨亦言臣事君如子
事父豈有子偶一事悅親足逃終身之愛臣偶一言
順旨遂為不世之功恭惟獻皇帝追崇之禮實出陛
下至情書華不過一言贊決耳乃遂貪為己功互相
黨援恣情喜怒作福作威若李鐵父子成案昭然者
乃曲為申救至謂眾以議禮憾臣因陷鐵於死夫議
禮者朝廷之公與合與不合何至深讐縱使讐害鐵

非素之子弟親戚交遊也何敢譽之至於邪黨庇奸人請屬事露則又代奸人妄訴亦以議禮徼衆慝為害不至于濫恩廢法不已豈不大可異哉乞亟將耆勳而宦戚重典窮按勵請託事使人心廓然知權奸不足恃國法不可干然後遂御潛消倖門永塞竇不能用

論曰大禮之後繼以大獄羅織鉤黨蔓株為之一空由是君驕臣諂蹇諤風微片言忤時動遭碎顛嘉靖嚴酷之治遂釀成莫救矣雖賢為之不能不致罪于遠者長慮之徒也悲矣

明文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一百三十二

鄧繼曾　劉　最　朱　淛　馬明衡　林應驄　陳　逵

郭　楠　韋商臣　劉　安　劉士逵

鄧經邦　黎　貫　王欽楷　馮　恩　宋邦輔

楊　名　黃　直　郭弘化　周湘　俞希稷

石　金　劉世龍　黃正色

張　選　顧存仁　高金　黃納言　包　節　弟孝

鄧繼曾字士魯資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世宗即位之四月以久雨疏言近日以來明詔雖頒而廢閣大半大獄已定而遷留尚多擬旨間出于中人

訐致漸倖于左右禮有所不遑孝有所偏重納諫如
流施行則寡矯枉以直習染猶存是陛下修己親賢
之誠漸不如始故天降霖雨以示警戒願陛下令出
必信斷獄不留事惟咨于輔臣寵勿啓于近習割恩
以定禮稽古以崇孝則一念轉移可以銷天災答天
戒若彼事祈禱之文恐天心之仁愛轉而爲震怒也
帝頗納之詔文武羣臣同加修省未幾擢兵科給事
中疏稱杜漸保終四事一定君心之主宰以杜蠱惑
之漸二均兩宮之孝養以杜嫌隙之漸三一政令以
杜欺蔽之漸四清傳奉以杜假托之漸尋疏言興府

從駕官濫授者多名器可惜事下吏部請科目出身能修職者與京官一體遷擢其他必九年稱職方與銓叙有奏擾者治之報可嘉靖改元帝欲尊所生為帝后會掖庭火廷臣多言外在大禮繼嗣亦疏言去年五月日精門災今月二日長安榜廊災及今郊祀日內廷小房又災夫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言主于名禮與于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歲未期而災者三臣雖至愚知其為發禮失言之效也廣寧伯劉佶提督三千營軍務繼曹論其久病曠職罷之時宣大關陝廣西數有警

中原冠賊竊發總督疏陳戰守方畧及儲將練兵足食之計多議行三年帝漸疎大臣政率內决總督受之抗章曰比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悅邪說之諂媚則賜勑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拔黜臣目睹出涕口誦吞聲夫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付內閣擬進者非止慮獨見之或偏亦防矯偽者之假托也正德之世蓋極弊矣尚未有如今日之可駭可笑者左右群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故宮出無稽一至于此陛下不察大臣共蹊而衙樣奉承臣恐大器遂不安也疏入帝震怒下

詔獄掠治謫金壇縣丞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皆論救不報累遷至徽州知府舉帝初踐祚言路大開進言者或過于切直帝亦優容之自劉最及繼曾得罪後厭薄言官廢黜相繼納諫之風微矣最字振廷崇仁人正德中進士由慈利知縣入為禮科給事中世宗議定策功將大行封拜最疏止之尋請帝勤聖學于宮中日誦大學衍義勿令左右近習誘以匪僻報聞嘉靖二年中官崔文以鬼神禱祠事誘帝帝信嚮之最抗疏極言其非且奏文侵耗帑金狀文奏辨反誣最帝從文言命最自

核侵耗數最言幣銀屬內府雖司計之臣不能稽其盈縮文乃欲令臣察核假難行之事以逃己罪楊對言官此風不可長也疏入忤旨出為廣德州判官言官交章論救不納已而東廠太監芮景賢奏最在途仍用故銜乘巨舫取夫役而巡鹽御史黃國用復遣牌送之俱屬違制帝怒逮二人下詔獄最充軍邵武國用謫極邊雜職法司及言官救之帝責以黨比最居戍所久之遇赦放還家居二十餘年卒弟寫案舒進士寫遼東參議案福建僉事

宋潮字必泰莆田人舉鄉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

明年春與同縣馬明衡並爲御史甫閱月會昭聖皇太后生辰有旨免命婦朝賀澍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昭鑒若傳免朝賀何以慰親心而隆孝治明衡亦言暫免朝賀在恒時則可在議禮紛更之時則不可且前者興國太后令節朝賀如儀令相去不過數旬而彼此情文互異詔旨一出臣民駭疑萬一因禮儀末節稍成嫌隙俾陛下貽譏於天下匪細故也當是時帝垂欲尊崇所生而羣臣必欲帝母昭聖方相持未決及二人疏入帝志且懟立捕至內廷責以離間宮闈歸過于上下詔獄拷訊

侍郎何孟春御史蕭一中論救皆不聽御史陳遵奏本員外郎林應驄章疏上帝愈怒并下詔獄遠謫之於是帝必欲殺兩人召閣臣蔣冕變色謂曰此書誣朕不孝罪當死無赦冕膝行頓首請曰潮等愚昧死固當然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殺諫臣名良久帝色稍解欲戍之冕又固請末減繼之以泣乃命杖八十除名為民兩人自此遂廢廷臣多論薦竟不復召潮為人長者不敢干人或為之欺亦不校與明衛將貧而潮處甚安之無慍鄉里利病與有司極言雖將弗顧也家居三十餘年與明衛守孫等交恩總兒

震濠之難自有傳明衡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太常博士甫為御史即與潮同得罪先是閩中學者率以晉江蔡清為宗至明衡獨受業于王守仁閩中之有王氏學自明衡始遂字良會常熟人正德六年進士除福清知縣入為御史疏以救潮明衡謫合浦主簿累官河南副使帝幸承天坐供具不辦下獄為民應驄亦莆田人明衡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嘉靖初尚書孫交奉命覈各宮莊田帝以其數稍異舊籍且有訛字有旨詰狀應驄言部疏臣司檢視即有誤當坐臣若尚書交總領部事安得徧閱令旬日間戶工二

尚書相繼令對狀似非尊賢優老之意疏本留俸其
抗章救劉等也謫徐聞縣丞八年代其長朝覲疏陳
時事多議行不知其官所終本自有傳
郭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擢
最以為御史世宗即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黃鞏
張衍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劾總兵官撫寧
侯朱麒貪懦詔為戒飭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太
臣如祖宗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偶忤中官不宜逮
繫帝怒奪其俸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
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

悖令群臣伏闕呼號其事雖悖其心則忠乃或搒掠殞身或閒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已將賜優容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尙不納法司請令戴罪赴京俾途中稍自便亦不聽既至下錦衣拷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六年春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議量與一官得吉水教諭終南寧知府

章高臣字希尹長興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明年冬高臣以大禮初定廷臣下吏斥謫者無虛日乃上疏曰臣所居官以平獄爲職乃自授任以來竊

見群臣以議禮忤旨者左遷則吏部侍郎何孟春於人謫戍則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斃則編修王思等十七人以忤中使逮問則副使劉秉鑑布政馬卿知府羅玉查仲道等十人以失儀就繫則御史葉奇主事蔡乾等五人以京朝官為所屬訐奏下獄則少卿樂頀御史任洛等兩人此皆不平之甚上干天象下駭衆心臣竊以為皆所當宥況汎者水旱疫癘星隕地震山崩泉涌風雹蝗蝻之害殆徧天下有識莫不寒心及今平反庶獄俾戍者還官錄死者之後釋遠繫者之囚正告訐者懲罪亦弭災撥患之一道也疏入

帝責以沽名責直謫清江丞量移德安推官遷河南僉事封平來寺臣冤以功受賞伊王用宦恩虐殺其妃商臣具論如律臨穎杜桐以給事中家居與趙僉事者搆怨共傾殺三人商臣適署按察使持之急桐兄栩時為通政數寓書求緩其獄拒弗聽有豪民為盜窟穴者謁達鄉大夫黃彬彬求見以危語脅商臣商臣怒即杖斃之以故衆憾交作騰謗于吏部尚書汪鋐甫遷四川參議遂以考察落職言官薛宗鎧戚賢兇璫戴銑等交章論救竟弗待直家居數十年卒商臣受學于湛若水素砥名節既罷歸幾無以自給

然以疾恐太峻往往遺誹議云
劉安字汝勉慈谿人嘉靖五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
事八年九月改河南道御史時世宗政尚綜核臣下
救過不給而奸宄益滋安入臺甫一月上疏曰臣聞
君猶天也天以偏覆包含為德則不言而萬物咸為
以偏覆包含為心則不勞而萬事理故人君貴明不
貴察察非明也人君以察為明天下始多事矣陛下
臨御八年而治理未臻識者謂陛下之治功損于明
察理哉然歎夫治可以緩圖而不可以急取可以休
養致而不可以督責求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于

是用觀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獲遷方信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多有不安其位者矣夫安其位為可以行其志位既不安孰能為陛下建長久之策以圖治平哉且朝廷者四方之極也內之君臣習尚如此則在外撫按守令之官風從嚮應不約而同上以苛察繩之下然苛察應之竊恐民窮為起盜之源食寡無强兵之理今明天子綜核于上百執事操刷于下書案之繁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氣耳伏望陛下大包荒之量重根本之圖畧繁文而先急務寬細故而弘遠猷不以一人之敗壞為喜怒不以一

言忠順逆為行甚久任老成優容言官財賂匪出常
一德一心人人各安其位事事各盡其才雍熙太和
之治不難見矣帝閱疏大怒速赴錦衣衛考訊兵科
給事中胡堯時採之并逮治獄具謫堯時攸縣主簿
安餘千典史安不以謫官怠職築決堤數十丈人稱
為劉公堤再遷長沙同知預平寧鄉寇擢鳳陽知府
用治行卓異賜正三品服以憂歸卒安居官有清操
布衣蔬食如未仕時子志素嘉靖末登進士至按察
副使安族人士達字伯鴻參政燁曾孫也登嘉靖十
共年進士以長興知縣召為御史世宗南巡還疏請

核治危蹤諸臣乘間漁獵細民盜公帑者而車駕所經民間出馬役丁者皆與優復帝採納之出按近畿勳中官閹綬錦衣指揮趙俊奉聖母梓宮南葬所至怙侈黷貨帝責俊令省愆任事而命司禮監逮治綬未幾疏劾吏部尚書許讚踈闇柔巽頹廢紀綱淑慝無別郎中黃禎贓敗猶黨芘之致胥吏縱橫公行賕賂罔憚擿六部吏役賄激之弊并以為讚罪帝怒黜為臨淮知縣士達入臺未久數犯貴近人以為難再遷合州知州復讚入政府以士達為襄府長史歸老卒

部經邦宇仲德仁和人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權荊州稅甫三月稅額已滿遂罷関任商舟出入遠近務之進貢外郡張璁與經邦為同年生屢招致之經邦薄其人不應嘉靖八年冬十月日有食之經邦時官刑部上疏曰茲者正陽之月有日食之異質諸小雅十月之篇變象懸符說詩者謂陰壯之甚由不用善人而其咎專歸皇父然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者乎邇陛下納陸粲言命張璁桂萼致仕歸以璁議禮有功復召輔政人言藉藉陛下莫之恤也及天變若此安可勿畏夫議禮與臨政不

同議禮責當臨政責公正皇考之徽稱以明父子之倫禮之當也雖排衆論任獨見而不以為偏若夫用人行政則當別辨忠邪審量才力與天下之人共用之乃為公耳今陛下以總議禮有功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似私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為公禮也夫禮惟至公乃可萬世不易發近于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可成也亦可毀也陛下果以尊親之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世守之乎則莫若于諸臣之進退一付諸至公優其賚予全其終始以荅其議禮之功而博求海內碩德重望之賢

以弼成正大光明之業則人心定天道順保萬年也後廟號世宗子孫百世不遷願不偉與如徒加以非分之任使之獲盈踰滿犯天人之怨亦非聰等福也帝大怒立下鎮撫司考訊擬上猜送法司擬罪帝曰此非常犯不必下法司遂謫戍福建鎮海衛十六年皇子生大赦惟經邦與豐熙等八人不在赦例經邦乃閉戶讀書潛心著述與熙及同戍陳九川時相討論忘其身之在戍所也居鎮海三十七年卒閩人為立寫賢祠祀經邦熙九川三人云隆慶初復官經邦举經濟進士

黎貫字一鄉從化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例卷福建勅鎮守內官尚春侵匿官帑悉追還之世宗入繼貫請復起居注之制命詞臣編類章奏併纂述從之先是登極詔書禁四方貢獻後鎮守中貴貢如故貫上言陛下明詔甫頒而諸內臣藐不遵奉由說營私市恩固寵其假朝命以徵取者謂之額內自挾以獻者謂之額外愚玩有司因虐百姓致朝廷之澤壅而不流閭閻之困鬱而不舒非所以昭大信彰君德也嘉靖二年帝從王田伯蔣輪請于承天立興獻帝家廟以輪子榮奉祀貫言陛下信一捷臣

之說委祀事于外戚豈知神不歆非類甑帝怒奪其
之不聽尋疏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一萬而
今損九萬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而今損二百五十
萬以歲入則日減以歲出則日增乞勅所司通稽祖
宗以來賦額及今日經費之數列籍上聞知賦入有
限則費用不容不節帝嘉納焉三年出按江西聞父
喪不俟部檄遽歸服闋里居者七載始起守故官會
帝從張孚敬議去孔子王號改稱先師並損籩豆佾
舞之數編修徐階以疏諫謫遠御製改正祀典說頒
崇奏臣面學數復為祀典或問以希合帝意議也定

貫乖同官合疏彙之帝震怒曰貫等謂朕已尊皇考
為皇帝孔于盡友不可稱王奸逆甚矣其悉下法司
按治未是都御史汪鋐言比者言官論事每挾衆以
凌人曰此天下公議也不知倡之者止一人請究倡
議之人明正其罪帝然之已而刑部尚書許讚等上
其獄當贖杖還職帝特命褫貫為民貫以壽終于家
方貫等上疏時貫同年進士禮科都給事中華陽王
汝梅亦乘同官抗論且曰陛下萬幾之餘留神典禮
甚盛舉也但恐末事之臣望風紛起今日獻一議謂
某制當革明日進一說謂某制當復國家自此多事

矣況宗祖成法守之百六十年縱使少不如古猶為行之亦未為過何必紛紛事更易於帝覽奏斥其違者以祀典親示之汝梅字濟元由行人歷禮科都給事中八年二月以災異求言汝梅偕同官上言三事一曰比來章奏多事違逆請分別忠佞毋信讒言二曰大臣奏事近多留中致是非不分請悉付之公論三曰人主之學以當務為急詔命非所重今一事之行動煩展輪亦已褻矣宜倣祖宗故事時御平臺召見宰執面決大議既省筆札之勞且絕壅蔽之害疏奏帝皆及長客請分祀天地汝梅復偕同官力爭甚

被責讓尋出為浙江參政卒官

馮恩字子仁華亭人幼孤家貧母吳氏苦志教育兆長知自力學嘗除夜無米又雨屋漏盡濕恩讀書床上自若舉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執贄為弟子擢南京御史故事御史有所執訊不具獄以移刑部不復牒報恩請尚書必報御史諸曹郎噎謂御史屬吏哉尚書以語恩恩曰非敢然也欲因以知事本末得相參耳尚書無以難已巡視上江指張綽怙勢殺人立寘之辟大計覲吏南臺例先糾劾都御史汪鋐恣肆擅權請如北臺既畢事始

許論到思據故事與給事中林士元等疏爭起得如故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且欲令皇后出蠶北郊下詔令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為邪徒愚上書人臣進言甚難今明詔令其直諫而又詆之為邪徒人安所適從哉此非陛下之意必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士風自下以緘默為老成以謇諤為矯激建言得罪不惟父母妻子亦相怨尤卿朋友故舊且絕迹往來遠近相戒遂以成俗士氣今世已難乎其忠直矣若預恐其有異議而遂詆之為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此豈宗社之福哉況

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遠罷二議毋為好事希寵者所誤思革疏時自意且得重譴及疏奏帝不之罪思于是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思以為天道遠人道邇與其更張時政之得失莫若進退臣工之邪正乃條指大臣得失謂大學士李時小心謙抑解紛撥亂非其所長翟鑾附勢持祿惟事模稜戶部尚書許讚謹厚和易雖乏剸斷不經之費必無禮部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駕馭任之庶幾救時宰相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

為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疏幾委靡不振工部尚書趙璜廉介自持制節謹度吏部左侍郎周用才學有餘直諒不足右侍郎許誥講論便捷學術迂邪禮部左侍郎湛若水聚徒講學素行未合人心右侍郎顧鼎臣警悟疏通不局偏長器足任重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靜有操守右侍郎黃宗明雖擅文學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正大處事精詳可寄以股肱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浮操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談近才亦有為右侍郎林廷棉才器可取遷速未執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右都御史

汪鋐三人之奸讒爭欺剛愎充險媢嫉反側近都給事中魏良弼已痛言之不容復贅獻夫外飾謹厚內實詐奸前在吏部私鄉曲報恩讐靡所不至詐嚴偽以病去陛下遣使徵之禮意懇至彼方偃傲僵蹇入山積書直候傳奇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夫以吏部尚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痊也今又使纂掌吏部必將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壞國事不止若鋐則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所仇惟忠良所圖惟報復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非其所憎惡則宰相之所憎惡也臣不意陛下寄鋐以腹心而鋐逞奸

務私乃至此極也且都察院為綱紀之首陛下委畀
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御史銜命而出致其褻
瀆以希籍藏其為天下生民害可勝言哉故臣謂尊
敬根本之基也鎮腹心之基也獻夫門庭之基也三
基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
得疏大怒逮下錦衣獄苛究主使名恩日受拷掠瀕
死者數矣語卒不變惟言御史宋邦輔嘗過南京談
及朝政暨諸大臣得失遂並逮邦輔下獄奪其職明
年春移恩刑部獄帝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律致之
死尚書王時中等言恩疏狂悖相第非律所須大恠宜

賊戊帝愈怒曰恩非壽指手教三臣也徒以大權故仇君無上死有餘罪時中乃欲欺公黨獄遂褫時中壽職侍郎閻淵倖賊郎中以下極邊雜職而恩竟論死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冤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遮攔舉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時鋐已遷吏部尚書而王廷相代為都御史以恩所坐未當疏請寬之不聽先朝審鋐當主筆東向坐恩獨向闕跪鋐令卒拽之西面恩起立不屈卒呵之恩怒叱卒卒皆靡然鋐曰汝屢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為大臣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

地而對百寮公言之何無憚也我死且爲厲鬼擊汝鋐怒曰汝以廉直自負而獄中多受人餽遺何也思曰患難相恤古之義也豈若汝受人金錢鬻官爵耶因歷數其事詆鋐不已鋐益怒推案起欲毆之思聲亦愈厲廷相曰爲御史無多言我朝不殺諫官百五十年矣豈今日破祖宗法又好謂鋐曰公當惜大體不可以私怨廢公義夏言亦曰此豈冢宰私家耶鋐稍止然猶看情其思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思妻吳氏擊登聞鼓訟冤不省又期年得

可上書請代父死不許其冬事益迫衍乃賜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守節撫育底于成立得為御史舉家受祿圖報無地乃私憂過計欲為陛下作一吠奸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遂陷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後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置臣辟而赦臣父茍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法雖延頸以俟白刃帝覽之惻然令法司再議尚書聶賢與都御史廷相言前所引律情與

法不相處宜用奏事。不貫律輸贖還職帝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恩情重律輕請戍之邊徼制可遂遣戍雷州而鋐亦
役兩月罷矣越六年遇赦還恩乃稍治生產家漸饒
孝為德于鄉穆宗即位錄先朝直臣恩已七十餘即
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復從有司言旌行可為孝子恩
年八十一卒行可既脫父于死越數年登鄉薦久之
不第銓選得光祿署正遷應天府通判有善政弟時
可隆慶五年進士累官按察使以文名郛輔字子相
東流人既罷歸躬耕養親妻操井臼子則樵牧歲時
與田夫會飲醉即作歌相和高風動遠邇士大夫造

其門者屏與從而後入焉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童子時就試有司督學王廷相奇其文語之曰孺子名名當以本實為字名號曰此鄉先輩余憲副諱也未敢承廷相瞿然曰有是哉遂補弟子員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以第三人及第授編修聞大母喪請急歸還朝為展書官預宴西苑河南進白鵲帝以為瑞命儒臣作賦頌獨名詩有諷諫十一年十月彗星見名應名上書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語殊切直帝銜之浸荅旨稱其納忠令明言無隱名乃復言竊惟吏部諸書之首尚書百官

之表而汪鋐小人之尤也鋐心行反覆希措書遽在途迷事期報復使之在位害豈勝言武定侯郭勛賦性奸回立心險譎冬與戎政益肆猖狂太常本與禮之官乃充以道流如陳道瀛金贇仁音容既極粗鄙耐淫無所不為望其精白以奉明禋不可得矣是數人者群情皆曰不當用而陛下用之無亦聖心之偏于喜者耶陛下践祚以来諸臣建言觸忤者跡或難恕心實可原近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即荷嘉納而吏部未見題覆則臣所謂堯曰顧望不能將順縱有諫諍不過虛文塞責者豈盡無哉夫此得

罪諸臣群情以為當宥而陛下不終宥無亦聖心之偏于怒者耶又如真人邵元節猥以末術過蒙采聽寄令設醮內府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徒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書之史册後世其將謂何凡此皆聖心之少有所偏者故臣敢抒其狂愚惟冀裁察疏入帝震怒即執下詔獄考訊鋐疏辯謂名乃楊廷和鄉人頃張孚敬去位廷和黨數思報復故攻及臣臣為上簡用誠欲一振舉朝廷之法而議者數病臣操切且內閣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敢欺肆至此帝深入其言益怒命所司窮詰主使

名數瀕于危竟無所承惟言曾以疏草示同[illegible][illegible]
文德乃并文德下獄獄具命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
當上指乃特詔褫名戍編伍瞿塘衛明年釋還屢為
終不復召家居二十餘年奉親孝親歿與弟台廬于
墓免喪疾作卒

黃直字以方金谿人受業于王守仁嘉靖二年應會
試主司發策極詆守仁之學直與同門歐陽德從容
辯析不阿主司意編修馬汝驥見而奇之兩人遂中
式直既成進士即疏陳隆聖治保聖躬敦聖教明聖
鑒勤聖學務聖道恭事除漳州推官直居官廉取下

嚴急屬吏無敢縱以濟俗尚鬼盡廢境內淫祠易其材以葺橋梁公廨會御史行部銜其簡伉而僚屬素憚直者遂誣直易錢入橐御史不察繫直竊治之無所得坐以因公科斂送吏部降用行至中途疏請早定儲貳帝怒遣緹騎逮問無何得釋貶沔陽判官嘗署崇陽縣事有惠政外艱歸三年不御酒肉服闋赴部適編修楊名以建言下獄侍郎黃宗明救之亦下獄直抗疏言九經之首曰修身其中曰敬大臣體群臣今楊名以直言而寘之詔獄非所以體群臣也黃宗明以論救而令與名同罪非所以敬大臣也二者

未盡天下後世將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盡矣乞速還二臣官全九經之義帝大怒並下詔獄考掠法司擬贖徒還職帝不許命發極邊乃編戍雷州衛遇赦放還家貧甚妻紡織以給朝夕直讀書談道自如也久之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郭弘化字子弼安福人嘉靖二年進士除江陵知縣擢授御史十一年冬彗星見弘化上言按天文志井居東方其宿為木今者彗出于井則土木繁興所致也頃聞四川湖廣貴州江西浙江之採大木者勞苦萬狀應天蘇州松江常州鎮江五府方有造輓運役

民間耗費不貲竄戸逃亡逐已過半而廣東以採珠之故激民為盜至攻劫會城凡此皆足戾天和干星變請停不急之工罷採木採珠則彗滅而前星耀矣章下戸部尚書許讚等言大工之興採木燒造之役半天下且五年間凡三採珠物力易絀民困難蘇弘化言宜聽帝怒曰採珠故事也將朕未有嗣寄以採珠故耶因責讚等附和而黜弘化為民久之言官會薦報寢卒于家穆宗立贈光祿少卿同時御史以建言獲罪者有鄭岡相麻城俞希禮黃梅石金相穿大鄉弘化同年進士授臨川知縣入為御史七年三月

寶賢縣言黃河清帝悅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等屢疏請賀許之相上言天生陛下為中興主瑞應固宜然河之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令河清而好諛喜事之臣又從而張大文飾之竊恐佞風一開繼此必以禎祥獻媚者將接踵于四方也願陛下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自今毋奏祥瑞還水旱蝗蝻即時以聞則陛下聖德益昭播于天下矣帝大怒下相詔獄考掠之復杖于廷謫韶州經歷諸慶典亦止不行相後歷官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希禮嘉靖五年進士授紹興推官擢御史十年十二月上言近陛下

祈嗣禮成精誠感格瑞雪遂降臣以為招和致祥之
道不盡于此往者大詔肆赦令歲復免行刑天下臣
民咸沾愷澤獨議禮議獄得罪諸臣遠戍邊徼未蒙
原宥陛下其思道也乎乞量移近地或時賜赦免則
和氣薰蒸前星自耀疏入帝大怒曰諸臣得罪乃其
自取顧謂朕加罪諸臣致遂嗣續耶所司參議以聞
疏未上金亦言陛下一日萬幾經理勞瘁何若中涵
太虛物來順應凡人才之用舍政事之敷施姑以九
卿之詳慮繼以內閣之咨謀其亦協于中者付諸臺
諫之公論陛下恭默凝神挈其綱領使精神內蘊根

本充國則百斯男之慶自不期而至新建伯[illegible]
首平逆藩總靖巨寇功莫大焉乃因疑謗致其前勞
大禮大獄諸臣久膺流竄困鬱既久物故已多望錄
守仁之功寬諸臣之罪則遠邇胥悅而太和之氣塞
乎宇宙間矣帝不悅曰金欲朕勿御萬幾邪古奸臣
導其君不親政者之意其并鞫奏尚書夏言等言二人
心本無他祈賜寬貸帝益怒下二人詔獄而責言等
陳狀言等伏罪宥之二人竟謫戍邊衛久之遇赦赦
還卒隆慶初俱贈光祿少卿金正德中進士爲御史
嘗按廣西與銚鏌不協後與守仁共撫岑猛叢盧蘇

汪受還臺值張璁桂萼用事諸御史如儆良才革爭
附之金獨佩佩不阿以是稱于時
劉世龍字允卿慈谿人正德末年進士授太倉知州
窮治奸猾威惠大行屬縣崇明多盜設策擒之以忤
監司改國子助教遷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南
京太廟災世龍應詔陳四事一杜諂諛以正風俗天
下風俗之不正由于人心之壞人心之壞非由他也
患得患失之心使之然也今天下剽竊相尚變詐相
高諂媚相師阿比相倚仕者日壞于上學者日壞于
下彼倡此和靡然成風非陛下以身先之難獲遷蠹

上彖亦不可赦唯陛下赫然獨正勿以詭隨蔽蒙為賢勿以正直骨鯁者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賞勿以私惡而有所罰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讒吏以來忠讜之益更勅大小臣工協恭圖治無使權勢相軋朋黨相傾則風俗正矣二廣容納以開言路陛下臨御之初犯顏敢諫之臣比先朝為獨盛其故何耶良欲及明主在上而一盡其所蓄耳雖其一時所言或傷于激切令放逐既久悔悟自深險阻備嘗事體自諳審宥其既往開自新之路以次錄用而恤其死者仍令大小臣共并將直言時政以作忠義之氣羊懷

舉動以存大體臣惟立國者在敬大臣不遺故舊雖陛下之有太恆淡先知其才之可用而任之與委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令或忽然而去之或忽然而召之甚至嬰江未被甚焚則何以勵人臣之節哉臣愚以為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辭以禮使退如其素行無缺乃偶以一時喜怒擯斥而顛倒之陛下固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之觀望者既有以窺陛下也至如張廷齡冤罷為非法難容假側聞長老之言孝宗待之過厚遂釀今日之禍顧臣區區鼠何足深惜獨念孝廟在天之靈太皇累瘁[illegible]

老父景乃至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為陛下孝養兩宮亦不能不為一動心也頃歲造神御閣啓祥宮特令大臣督理其事臣以為南京太廟適方被災工役之急當無過此今興作頻年四方凋敝正時絀舉贏之會亦宜量酌緩急而為之以漸此皆應天以實之道也疏入帝震怒械繫至京下詔獄考掠次日獄具復廷杖八十斥為民家居五十年旬養親一肉外蔬食終身卒之日族人為治衣冠葬之

黃正色字士尚張選字舜舉皆無錫人同登嘉靖八年進士正色除仁和知縣選蕭山縣又[illegible][illegible]也選徐

蕭山有蔡氏為立生祠十二年冬先入為戶科給事
中明年四月時享太廟遣武定侯郭勛代遂上言宗
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神
不歆非類昨孟春廟享遣官發攝中外臣民未免心
疑茲孟夏祫享尚更不親行則邇涉忽玩如或聖體
初復未任趨蹌宜明詔禮官先期告廟陛下齋宜靜
處齋宮以通神觀帝閱疏大怒下之禮部尚書夏言
等言代祭之文載在周官語曰子之所慎齋戰疾是
疾也當慎無異于祭遂言非是但小臣無知惟陛下
曲赦帝愈怒責言等黨比命執遂闕下杖之八十黜

出御史筆殿聽之每一人行杖畢輒以數報[illegible]三斃出已死杖以良剌得甦帝怒猶未釋是夕不入大內遂殿史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錄成明日分賜百官竟削選籍選居言職甫三月遽以直言得罪由是名震海內而正色是時方丁憂家居已起補香山旋改南海南海正色座主霍韜御也其宗人恃韜勢橫甚及正色至霍宗人謂必庇已而正色一無假借悉繩以法諸霍怒揩于韜韜顧以正色為賢令盡法以挫豪强屏跡斂中大理十七年召為南京御史首疏劾兵部尚書張瓚奸貪事甚有迹而中有歷宮詣

某係一善狀語讚奏辯言已實參寄任屬臬由是帝
以正色言爲鉦奪俸兩月明年章聖太后梓宮南葬
命正色護視事竣勑中官魏忠駙馬都尉崔元禮部
尚書溫仁和所過納饋遺宜按問帝召詰忠等皆叩
頭祈哀因言正色擅于梓宮前乘馬執扇及江行涉
險不隨舟督護大不敬帝遂發怒立捕下詔獄搒
掠遠戍遼東正色與選初同志相友善至是先後以
直節顯而正色居戍所三十年其顏猶窮困視選尤
甚穆宗嗣位起選通政參議以年老予致仕而召正
色爲大理丞進少卿尋遷南京太僕卿亦引[illegible][illegible]

選先卒正色從數年亦卒

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嘉靖十一年進士除餘姚知縣徵為禮科給事中蜀王與都司劉永昌相訐奏命存仁往勘存仁持法平允恆服十七年冬疏陳五事一廣聽諫之恩請赦戍臣楊慎馬錄馮恩呂經等而召用累年言事譴責之臣吾棻安靜之吏請勑內外諸司務遵祖宗成憲不得厭棄舊章好為新政以干譽三重撫按之責請勑撫按務公舉劾不當指深刻為明流目循良為庸品且數易長吏送舊迎新為繁滋甚勿輕易設調四精考察之政請令當事者發瞶

人才毋若往年考察任喜怒為取舍植同異為恩讐五抑邪佞之風近朝堂大禮聖心已有定見吳瓊何人而敢妄議敗俗妨農莫甚釋氏葉凝秀何人而敢乞度此而不治無以懲後請下詔嚴禁凡若此者罪無赦當是時帝方崇信道家言凝秀道士也而存仁劾之帝以為刺己且惡其欲釋楊慎等遂責存仁妄指凝秀為釋氏命廷杖六十編氓口外自此往來塞上幾三十年穆宗即位始召為南京通政參議歷太僕卿先後條上馬政十三事悉報可未幾致仕存仁為人直諒不屑脂韋遭困阨久方見用而遽思勇退

世尤高之萬曆初卒先是以諫用道士得罪者有[illegible]州高金信陽王納言金嘉靖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九年八月詔沙汰天下附學生金疏言七不可且曰老稚凡庸即廩增亦不免豈可獨汰附學帝雖責金抗言而詔廩增一體掄選且許附學生類毋視廩增覓從金言踰月復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凡法王國師佛子盡從屏斥近又諭禮官黜姚廣孝配享臣每嘆服大聖人作為真千古莫及豈意有真人邵元節者挾蒙殊恩為聖德累耶夫爵祿者勵世之具充節一介道流耳縱使有勞優以金帛足矣乃加之

崇秩復賜其師李得晟贈祭廣孝既不可配享于太
廟則二人蓋不可拜罷于聖朝望劉允節真人之號
并李得晟恩卹庶異端闢正道昌時帝方欲從允節
受長生之術見疏大怒立下詔獄考掠終以其言直
釋之明年偕御史唐愈賢稽覈御用監財物具得奉
御李興等侵欺狀為寘諸獄金後累官薊州兵備副
使納言嘉靖公年進士擢戶科給事中積序太常卿
陳道瀛少卿金贇仁寺丞桑友蘭徐可成坐下詔獄
謫潮廣布政司照磨累官陝西僉事
包節字元達先世嘉興人其父始遷華亭節祖鼎舉

茅禹同舉成化十四年進士歷仕至池州知府爲[illegible]
清簡早歲乞休爲鄉邑所重節生五歲而孤母躬教
育之舉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入爲御史劾
兵部尚書張瓚貪穢出按雲南舉刺不避豪勢時仕
者以雲南荒徼憚不敢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節上
言此輩志甘投荒非弃迫褰遷則家貧急祿志在爲
邑宜暇恤民此滇中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請自今
依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特用然書歷於吏治
術舉章下吏部請以節言概行于雲貴兩廣制可以
疾歸起故官再按湖廣顯陵守備中官廖斌擅作威

禍鄧登欲絕逃而語先挾獄懼忌有以中傷鄧瑀
陵時被獄騰華遽使撤去而詭稱御屜出之鍾祥民
與審嘗獄黨虎對豪周章等鄧補章甦迎杖下獄蓋
隠遽秦鄧不以正旦謁陵次日始謁時當進膳不為
奇立嚢慢大不敬奏已入而鄧始奏獄前事帝大怒
以鄧抵飾己罪遂詰詔獄榜掠永戍莊浪衛莊浪極
邊跋屢額頓鄧處之甚安顧獨念其母自傷不克終
養以飲泣毋非至晝夜哭已又聞弟孝卒撫膺曰雅
氏吾奉祀者哭益悲竟得疾不起遺言以衰絰入棺
孝宗元愛後鄧三年舉進士由中書舍人為南齋謝

史疏論禮部尚書溫仁和主辛丑會試有舒[illegible]直[illegible]
底手書承敘賓酒贊善鄂希顏經陰編修袁煒敎蕭
帝以事屬戚畹置不問未幾又劾巡撫遼東都御史
孫禬山西都御史吳瀚不職瀚竟罷去孝兄弟分居
南北臺並著風采太背有至性鄞既服官于北不得
養母孝遂以侍養歸及母亡孝哀毀骨立未終喪卒
而鄞亦總須天下聞而傷之鄧從父弟沛郎中沛子
樫芳提學副使樫芳子世杰泗州知州世杰子鴻達
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為湘潭知縣以治行
高等徵取於京卒鄧氏自鴻以來能世其學為卿谷

祈禱

諭曰紀稱禮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聖賢之論未嘗不於其報施之際而特非所以訓臣子也世宗之御其下不啻犬馬草芥視之矣一時諍臣鄉士尚多引裾倚劍甘心受禍而無憾者豈非忠義之所激若出于其性然而不可以威勢奪者與是亦可以風世矣